

元曲研究

版初月四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元 曲 研 究

著 泰 志 朱

人 行 發

鎮 安 陳

者 行 發

館 書 印 祥 永

號 〇 八 三 路 州 福 海 上

者 刷 印

廠 一 第 館 書 印 祥 永

號 八 三 二 路 南 西 陝 海 上

編 主 泉 范 庫 文 識 知 年 青

集 二 共 輯 三 第

文 學

談 人……洪爲法

元 曲 研 究……朱志泰

劇 藝 瑣 話……方君逸

出版文化

中國出版界簡史……楊壽清

藝 術

西洋近代美術史……錢君匋

經 濟 學

經濟學教程三編……東方曦

科 學

科學國防新知識……吳 滄

近代物質文明……吳 滄

雜 編

蘇聯的集體農場……沈子洋

三民主義概觀……沈錦如

本 書 實 價 元

趙景深先生序

這是青年知識文庫中的一種，我們不要對它存過大的奢望，這本書只是供給青年一些元曲的知識。但元曲以前和以後的變遷大勢，也曾觸到，所以也不妨當作中國戲曲史看；同時我們也可以與本文庫周貽白的中國戲劇小史合看，青年讀者得益當可更多。

作者朱志泰先生是專研西洋文學的，但對於中國文學也極愛好。他能够匯通中西文學，作比較的研究，這是他的特長。我們只要看他在本文庫與顧仲彝先生合寫的文學概論，中華書局行將出版的詩學著作以及這一本元曲研究，幾乎沒有一本不是把中西文藝作品旁通博引的。單說元曲研究，他怕青年讀者不明白什麼叫做元曲，便拿話劇來作比證，這是最好的辦法。他不泥於古，又不趨於新，無論新舊文藝，只要它有價值，都替它作一番正確的估價，這樣纔能公允，纔不至於偏頗，纔不至

於被有色眼鏡所蒙蔽。因爲我相信作者出發點的正確，所以我敢替這本書做序，把這本書介紹給青年讀者。

倘若想進一步多獲一點這方面的知識，那末，且讓我介紹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青木正兒的元人雜劇概說和中國近世戲曲史。

趙景深
三十五年八月

自序

一般人認為元曲不僅是「專門」而且是「冷門」的東西，這樣下去，說不定再過若干時候，它會遭到失傳的厄運呢。元曲現在雖不能上演，正像莎士比亞戲劇也不適合現代的舞臺條件一樣，但無疑地它是偉大抒情文學的一種，具有不可磨滅的價值。專而且冷的東西，未必一定是不易懂，不易學的，如果有一冊類乎入門，但也具體的書，能以「淺出」的敘述，引起讀者「深入」的興趣，那末它就能獲得普遍的欣賞，不復專而且冷了。這就是我要寫這本書的動機和目的。

本書的內容大多取材於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和青木正兒的元人雜劇序說兩書，王靜安先生是中國研究戲曲的第一人，青木正兒對於中國戲劇也有精闢獨到的見解。爲了要使初學者有一個明晰而具體的印象，我對元曲歷史的背景，發展的過程，內容的分析，作家和作品，都以淺顯而不簡略的文字，作有系統地敘述。讀者

完成他第二，第三，第四……部作品！

顧仲彝

一九四六年八月

對於元曲的種種先有了這樣一個認識，再去讀曲，在理解和欣賞兩方面，都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我希望我能獲得預期的效果，所以非常歡迎讀者的指教，用匡不逮。

原稿荷趙景深先生看過一遍，承告鄭振鐸先生在上海所發見的錢遵王也是園所藏孤本元明雜劇裏面，關於元雜劇，還有下列各種，可補本書第三章之闕：

關漢卿：裴度還帶，哭存孝，陳母教子，五侯宴。鄭廷玉：金鳳釵。高文秀：澠池會，襄陽會。李文蔚：圯橋進履，蔣神靈應。戴善甫：翫江亭。王實甫：破密記，白樸東牆記。鄭光祖：伊尹耕莘，智勇定齊，三戰呂布，武君堂。秦簡夫：剪髮待賓。朱凱：黃鶴樓。賈仲名：昇仙夢。費唐臣：貶黃州。史九敬先：莊周夢。劉唐卿：降桑椹。

這本書承永祥范泉兄代爲出版，並蒙趙景深顧仲彝兩先生作序，一併致謝。

朱志泰

三十五年八月十五
日於江灣復旦大學。

元曲研究 目次

第一章	元曲的興起·····	(一)
第二章	元曲的剖視·····	(二六)
第三章	元曲的作家及作品·····	(四七)
第四章	元曲的衰落和南曲的復興·····	(七五)

第一章 元曲的興起

戲曲在中國一向是被認作一種「遊戲」的東西，不登大雅之堂的，因此許多寶貴的作品都由於文人的輕視而失傳了。直到近代，王國維寫了一冊宋元戲曲史，對中國戲劇的源流和演變作有系統地研討，成爲中國戲劇專書的嚆矢。

我們爲了要澈底明瞭元曲的來蹤去跡，先來約略說一說元代以前的戲曲。戲劇都是起源於歌舞的，但古代書籍沒有這種歌舞的記載，我們無從得悉其詳，現在雲貴兩省有「跳月」的風俗，也許是原始歌舞的遺跡。周代已有受過訓練，專司歌舞之職的人了，一種是取悅於貴族的「倡優」，如楚莊王時代的「優孟」，秦始皇時代的「優旃」都是屬於這一類；一種是祀神的「巫」，女的叫「巫」，男的叫「覡」，供大眾的欣賞。王國維說：

「要之，巫與優之別，巫以樂神，而優以樂人，巫以歌舞爲主，而優以調笑爲主。」
「巫」的出現較「優」爲早，宋元戲曲史說「巫之興也，蓋在上古之世。」但在表演方面，「優」自較「巫」爲佳，我們試看史記滑稽列傳所記載優孟替孫叔敖的兒子諷諫楚莊王的故事：

「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話，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

世不絕。」

於此可見優孟的表演能力和諷諫的本領了。春秋戰國時代，「倡優」已很風行，言語和舉動多是調笑和諷刺，可謂中國戲劇的鼻祖。

漢代除了倡優的盛行外，漢武帝時又有一種「角觝戲」，就是後世所稱的「百戲」，據張衡西京賦中的記載看來，實在就是現在的雜耍。優的表演是沒有情節的，直到北齊時代才開始扮演一個故事。

五胡亂華之後，中國成爲南北朝對峙的局面，北齊是北朝的一個國家，他們的「歌舞戲」對於宋元戲曲影響極大，歌舞戲純粹是「外國貨」，分爲三種：

一、「大面」或「代面」亦名「蘭陵王入陣曲」，敘述蘭陵王長恭性極驍勇，而貌如婦人，自嫌不足威敵，遂刻爲假面，臨陣着之。「大面」的意思就是戴面具，這是後世化裝的濫觴。

二、「踏搖娘」，敘述女子受其丈夫酒醉毆打，銜悲訴於鄰里。

三、「撥頭」或「鉢頭」源出於西域拔豆國，「撥頭」音近「拔豆」想係由此而名，敍父爲虎所傷，其子復仇的故事。

唐昭宗時受了北齊歌舞戲的影響，產生一種新的戲劇，叫作「樊噲排君難戲」，或作「樊噲排闥」，取材於漢代的歷史。同時，滑稽戲也大爲盛行，乃古代倡優的遺風，以滑稽對話爲主，這種戲，謂之「參軍戲」，只有兩個角色，主角是「參軍」，配角是「蒼鶻」或「蒼頭」，李義山詩有「忽復學參軍，按聲嗅蒼鶻」之句。兩人的對話極談諧之能事，多諷刺當時的社會，有時則合歌一曲。歌舞戲以歌舞爲主，多是舊的故事，含有永久性，而參軍戲則以滑稽對話爲主，多諷刺時事，動作自由，有時間性，地點也有限制。

宋代雜劇是元曲的原型，結構較唐代的參軍戲大爲進步。雜劇分爲豔段，正雜劇（前），正雜劇（後），和雜扮四部。據都城紀勝所載：「先做尋常熟事一段，名曰豔段，次做正雜劇通，名爲兩段，雜扮或名雜旺，又名技和，乃雜劇之散段。」這四部各

自獨立並無關連，實爲元曲四折定型的萌芽。雜劇的內容也是以滑稽爲主，所謂「雜劇全用故事，務在滑稽」（夢梁錄）。「雜扮」據都城紀勝解釋是：「雜扮者，多是假裝山東河北人，以博一笑，今之打扣鼓，撚梢子，散耍皆是也。」實是一種丑戲，兼有雜藝，大概是末了的一段滑稽。

參軍戲上有兩個角色，在雜劇中已增爲七個：末泥，引戲，副淨，副末，裝孤，裝旦，把色。末泥和引戲指揮一切，並不演戲，猶之於現在的導演，副淨和副末互相調笑，這是固定的角色，所謂「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渾」（都城紀勝）就是。裝孤扮演官吏，裝旦扮演女性，都是臨時角色。把色並非演員，是奏樂的人。我們可以看出，副淨相等於參軍戲中的參軍，副末相等於蒼鶻，其餘角色則是雜劇裏所增加的。

雜劇常用的樂曲是曲破和斷送，就是都城紀勝所謂的，「其吹曲破斷送者，謂之把色。」曲破和斷送都是樂曲的一種，據南宋張炎的詞源解釋曲破，說是：「大

曲則以倍六頭管而品之，其聲流美，卽歌者之所謂曲破也。」似乎曲破就是大曲，可是都城紀勝中說：「凡賺之最難者，爲慢曲，曲破，大曲，嘌喝，以其兼諸家之腔譜故也。」則大曲和曲破，明是兩種不同的樂曲了。據青木正兒的考證，曲破和大曲，溯其源自然有別，窮其流則會而爲一，所以詞源中所說，未必是妄言，可惜沒法知道曲破和大曲本來的區別是怎樣的。所謂斷送，據東京夢華錄說：「且舞且唱，樂部斷送採蓮訖，曲終復羣舞。」又說：「樂部哨笛杖鼓斷送，左軍先以毬團轉，衆小築數連。」可知斷送不是用以伴歌舞，而是在前後兩次舞的中間的單奏樂曲，好像現在舞臺劇兩幕中間的奏樂一樣。至於雜劇中科唱白，三者關係如何怎樣配合，因爲宋人雜劇到現在連一本都沒有留傳，我們無法得見它的廬山真面，也無從考究了。

金國侵入中原，宋室偏安南方，這時金人的戲曲叫作「院本」。雜劇和院本其實名異實同的東西，大概是南北地域的差別而生出不同的名稱，太和正音譜說：「雜劇者雜戲也，院本者行院之本也。」可見雜劇是以所演技藝的種類而得名，院

本是以倡妓所居的地方而得名。輟耕錄也說：「院本雜劇其實一也。」可知院本實在是淵源於宋代雜劇而繁衍起來的。我們再將雜劇和院本作一個比較，就可知道，其始兩者雖然相同，但雜劇偏於保守，而院本卻在逐漸改進，終於致成元雜劇的產生。在組織方面，雜劇是合豔段，正雜戲兩段，和雜扮而成的，而院本除和南方的正雜劇相當之外，也有豔段，據輟耕錄說：「又有傩段，亦院本之意，但差簡耳，取其如火易明而易滅。」傩和豔讀音相同。且輟耕錄所錄院本名目有六百九十種之多，分爲十一類，其中「拴搐豔段」一類中就有「毬棒豔」「破巢豔」等名目，而屬於「霸王院本」「衝撞引首」「打略拴搐」和「諸雜砌」四類的恐怕相近於「雜扮」了。王國維說：「今打略拴搐中有和尙家門、秀才家門、列良家門、木下家門，每種各有數本，疑皆裝此種人物以資笑料，或爲雜扮之類，而所謂雜砌者，或亦類是也。」

在角色方面，據輟耕錄載：「院本則五人，一曰副淨，一曰副末，一曰引戲，一曰末泥，一曰孤裝。」這和雜劇的角色是相同的，而他們的職務和雜劇角色的職務大體

上也是相當的。

在樂曲方面，宋雜劇總數二百八十本，其中用大曲的有一百〇三本，而院本總數爲六百九十本，但用大曲的只有十六本，可以知道，雜劇接近古樂，偏於保守，而院本已有革新的嘗試了。

在內容方面，將武林舊裏所載宋代官本雜劇目錄二百八十本，和輟耕錄所載院本名目六百九十種加以比較，我們可以發現有戲目完全一樣的，有可以歸入一類，內容大同小異的，有具有同樣性質的，如院本名目中有「諸雜院爨」一類，錄一百七十本，有醉花陰爨，夜半樂爨，人參腦子爨等，而官本雜劇中亦有以「爨」爲名的，像新水爨三十拍爨等，錄有四十三本，自是相通的。此種爨曲起於北宋末葉徽宗之朝，以後便南北分歧了。院本的「諸雜大小院本」一類中，以「孤」「酸」「旦」爲名的，各有若干本，如「百歲孤」「狗皮酸」「毛詩旦」等，這大概是以主演的人品而爲名的，而在官本雜劇中，亦有「思鄉早行孤」「大暮坟孤」「雙賣旦」

「眼藥酸」，「急慢酸」等類，自是同樣的了。

從牠們的戲目來推測，院本的內容，多數較雜劇爲複雜而進步；單靠名目來推斷，雖然未必準確，但不幸兩者的原本一無所存，祇有拿戲目作爲根據了。我們可以斷言，雜劇和院本已經不是專重談諧的滑稽戲，而是取材於歷史，富有戲劇性的作品，宋金兩代可以說是中國戲劇的萌芽，到了元朝，才開花結果。

曲是元代唯一的文學產品，足以媲美漢賦唐詩宋詞的。它替中國文學開拓了新的疆界，替後世戲劇奠定了不拔的基礎。元曲的起來正是在蒙古人統治中國的時候，這也許會使人懷疑這是「外國貨」，蒙古人雖然也有貢獻，元曲裏隨處可以看到蒙古言語，但這是無關大局的，元曲的藝術，可以說是純粹的「國貨」，是從進化而來，絕不是突起的。

歷史告訴我們，宋室孱弱，中國北方，常爲遼人金人所侵擾，處於他們的控制之下，結果終於逼得宋室南遷，偏安一隅，是爲「南宋」。金人陷了北宋的都城之後，宋